

集部

家藏集卷四十

明 吳寛 撰

序一十三首

送陳編修師召南歸展墓序

凡有官聯於京者三年許歸省其親親没許展墓其始求省與展者具疏以奏天子下吏部覈得實則許許則給道里費仍限之日月而來葢朝廷故事也凡官於翰

林者其人或省親或展墓自閣老院長而下咸作詩以贈其行至序所以作者之意則以次而為其年之先後秩之崇卑皆不之計蓋翰林故事也陳君師召由明經登進士高第入翰林編修國史者有年矣今年秋得展墓之請所以贈其行者亦既成什顧其序文當屬之寬寬以後且卑辭既不可得乃獨於師召之行竊有留之之意蓋師召長於經術者也今天子且御經筵近儒臣於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其間可勸可阻可因可革凡

可以為治道助者師召宜執經以勸講其上不可一日輟也後生小子游於師召之門者常至數百十人於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其間可辨可解可是可正凡可以為學術助者師召宜横經以開導其下不可一日輟也是師召一身兼有安富尊榮孝弟忠信之責者而去之如上下何雖然師召則去矣去則速其來而已矣來且吾有望焉師召莆田人也莆田為邑業儒而攻文者比屋而是故其科第視他處為特盛其舉於鄉者常三之

一舉於禮部者常三十之一吾意其邑之長材秀民如前代歐陽詹者固已畢出效用而盡之於科第矣然而三人同居出處或殊況一邑之人哉吾又意夫長山窮林之間士之積學好古深藏不市如近代陳衆仲者尚亦有若人乎有之幸與俱來得若人而用工可以經術輔天子下可以經術教學者為天子輔則師召之責分矣夫古者人臣之見君也必有所執之贄孰謂師召之來獨無以藉手者乎寔故序以望之成化八年八月

送同年知州縣序

國不能以自給也皆仰乎州縣而州縣之事無不一出於民其大者田野非民不闢以其能耕植也府庫非民不充以其能供輸也甲兵非民不威以其能戰闘也學校非民不修以其能游習也民之係於國也不既重矣乎然所以親乎民而治焉者則州縣之吏耳故事又無一不制於守令葢民能耕植矣其水旱則自我而備民能供輸矣其賦税則自我而歛民能戰闘矣其盜賊則

自我而弭民能游習也其禮義則自我而率守令之係於民也不尤重矣乎則守令固可謂重任矣而後世乃有不屑為之者何哉夫孔門弟子如子游子賤賢矣未聞辭武城單父之命國君尊矣滕之為國截補之僅五十里今人得如子游子賤已不易得而跨數百里之地而為州縣岸然位乎千萬人之上與古王公等而復不屑為之弗思甚矣上御天下得濟南尹公為天官卿而其亟得崑山葉公莆田陳公三公者相與同心輔政思

愼選法謂天子宵旰留意斯民而進士者又天子之所親擢而留意者也未可煩以他事其以民託之治治有蹟當請於上而拔用之先是壬辰歲所擢進士二百五十人者具有司觀政乃簡其人悉授以大州上縣諭以意而遣之衆皆感激奮迅無復幾微不平之意其行也同年友謀所以贈者推寛爲之序寛以國之仰給乎州縣而州縣之民處乎田里或以其可虐而虐之則不知其係於國者之重守令之奔走乎州縣或以其可易而

易之則不知其係於民者之重遂序其所以重者人書一通為贈而其人其州縣則旁書以別之葢凡上之人統乎守令者於是亦宜重之矣雖然非所以為諸君贈也彼之重我易我何與我事特患吾之不能自重而自易耳諸君之游於庠序於入官之法固已飫聞然而向年之情有不能已者試舉古人之成言為諸君更一誦之惟正惟清可以處己惟公惟明可以接人惟慎惟勤可以臨事必兼此數者而後為自重也然則上之重我

者固在於是而我亦不失其所係者之重之實矣夫臺省廊廟其地甚高諸君既善自為階吾見其升而上也壬辰之擢寬偶以名數先諸君承史官之諸君第行俟德政成寬雖不文尚當執筆傳循吏以為諸君役也

贈王惟用序

王故儒家其醫則出其先光菴隱君光菴當洪武永樂間以奥學篤行沈晦於時時金華戴元禮以醫高天下元禮丹溪朱彥修門人也光菴與之友善得聞其師之

說間出以治病遂造神妙然尤喜治貧困及方外之士病固其尤仁也光菴三傳是為時勉先生時勉讀儒書能繼其醫存其仁名益起吳下而延及於兩京惟用則先生長子也其醫之繼其仁之存其名之起而延及者如其父益先生年既老求以治病者益衆因使惟用代之惟用察病之精論病之當人固謂其稱時勉子而時勉亦曰是真吾子也益使代之家君東莊先生素彊今年春偶失調攝而病作焉寬既竊祿於朝人自吳來者

秘不道其實久之家君始書以來曰吾嘗病矣得惟用治之而愈矣顧吾病非惟用治不愈汝宜為文以報寛始聞之大驚驚定而喜喜極而感乎惟用者自意不腆之文不足以為報也而重違嚴命則書以為惟用贈雖然文果止於是乎哉若昔先菴之醫故姚恭靖公廣孝嘗為之傳今惟用父子無媿其家學者其奏功之妙昗下人能談之寛雖不文幸職國史凡技術之良者得書之異時執筆傳其事使千載之下知有其人其亦庶乎

為報也韓文公云無亦使其無傳焉嗟夫有如惟用父子使之無傳可乎

贈行人楊君擢監察御史序

昔者東漢之世安陽魏桓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千禄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宫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遂隱身不出當時莫不高其為人予嘗竊論之桓之為人則高矣然特未仕者之言也若夫已仕者饗其禄受其爵而

又以言為職則人君之事皆吾之事未宜諉之以不可坐視其患而不出一言以救之也盍後宮千數不言也言之安知其不可損廐馬萬匹不言也言之安知其不可減左右權豪不言也言之安知其不可去如是而不從再言之可也如是而又不從則吾之責既盡雖去之可也否則如孟子所謂吾君不能者此豈事君之法乎抑在東漢天下之事亦多矣桓雖不用而讀其言吾獨以其知所本也而尤取之楊君舜美河南人也通經學

古以名進士拜大行人有專對之才不辱君命之節三載考最擢監察御史其舊所同官自司正林君而下將往賀之而予同年友張司副來請文於予予以舜美已仕者也其奉使而出能知四方之事特其末耳嘗觀漢宣帝以蕭望之出補郡國望之謂上哀憫百姓出諫官以補御史然朝無諍臣且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也遂徵入之夫御史今之諫官也以舜美之才之節而使為之不可謂之忘本因舉漢事為言葢不特賀舜

美且為朝廷賀也

樊山集序

前三年縉雲樊時登與予會試禮部告予曰阜嘗輯樊山集成矣願有以序予以未見斯集為辭既而時登下第去復貽書以請予答之如前日今年春時登再試禮部則挾所謂樊山集者而來予閲之集有内外篇葢其一家之書也内篇載樊氏之述作其遠自漢光禄勲準始外篇載樊氏之事行其遠自漢壽張敬侯重始按時

登自序樊氏系出南陽之湖陽始遷河東再遷長安三遷池州四遷真州五遷浙東而分常山縉雲二族以為斯集本其家乘而作而家乘又本於史傳而錄若新野之曄魯陽之英猗氏之遜廬州之子蓋冠州之楫史雖有傳以不載家乘故不得而及則如準如重之遠其為樊氏之先殆無可疑然予觀之集中縉雲之樊自宋翰林應奉江浙儒學提舉萬薿處之城南萬之子杞孫始定居縉雲三傳而為太中大夫江西右參政敬其間雖

隱顯不同皆以德行文學為鄉人所宗則其遠代雖無
重若準已自名家況其有之乎若夫時登以鄉校之秀
登於春官其學行之美度越流輩方將率其昆仲子姓
出為時用則其近代雖無萬若敬亦自名家況其有之
乎夫古者人臣功德之大於是賜姓命氏使之別於後
世後世無不姓不氏之人則先世無無功無德之祖此
理之易明者也然而歷世既遠宗法不立而又遭值變
故至於譜牒散亡雖欲祖其人有不可得而祖者欲次

第推而上之其亦強焉補緝而已則理雖易明而其事有難行者矣今樊之為氏實本於樊侯仲山甫集中不之祖者時登之意葢出諸此抑亦無史傳可據家乘可稽之故耶樊氏依山而居鄉人號其山曰樊山時登因復號其集曰樊山集云

銀爵聯句序

成化十八年春正月壬午天子有事於南郊明日慶成有宴又明日出內帑白金遣中貴人持賜執事之臣而

林君朝信以御史監祀預焉朝信既拜受曰是上恩也其可以褻召工攻爲之爵而銘其尾曰郊賜示不忘也他日出以酌客客亦曰是上恩也其可以褻乃爲詩以侈其事有首倡以句者衆次第續之予既在列及章成朝信復强予序之蓋君之使臣也有常事臣之在官也有常職惟其事與職皆有常也故其禄亦有常上非過與而下非過受其道當然爾今朝廷歲一郊祀亦常事也而其事則大御史歲一監祀亦常職也而其職則重

惟其事與職之大且重也由是有所特予者非私於臣也推敬神之心也夫既由此心而推之則下之受者又豈敢易其物哉而朝信於此尤致其意不為他器而必為禮器焉其又知所以敬君者歟今朝信既秩滿以才望超擢廣西憲副於是行矣使道得以會其宗族出此爵酌之宗族不敢褻也又得以會其鄉黨出此爵酌之鄉黨不敢褻也及去而履任得以會其僚友出此爵酌之僚友不敢褻也則几几席之上樽俎之間不必立之

監佐之史自無號呶屢舞之人信所謂一爵而色灑如二爵而言言三爵而油油儼如立於殿陛之下終其飲而不敢亂也夫爵器之小者而禮佽生敬佽起其係於人則大也是宜序其詩而播之是歲六月己未序

愚樂菴詩後序

新喻傅曰川先生以其先檢討公所得士大夫愚樂菴詩示予俾書一言於後愚樂菴者檢討公名其居室而因以為號者也詩凡若干首故少詹事莆田柯公既序

之矣予復何言孔子曰知者樂愚知之反也以知者之樂則愚者之不樂可知然知與愚述其人者云爾而非所以自述有人曰吾知人也則未必知徒為誇大之虛言耳有人曰吾愚人也則未必愚適為謙抑之美德耳公之為號所謂自述者則吾見其知而不見其不知見其樂而不見其不樂也名菴之意有可信乎其亦有不可信乎抑公之厚德吾嘗聞之凶歲買田髙其直而後取貧人貸粟負其本而復予凡平生所為皆較計毫末

之徒之所笑者而公為之終身雖謂之愚亦信葢世之人刻薄慧察一身之外惟恐有遺利者其心每戚戚而不安至於重厚質朴渾然若無心計者顧多坦坦而自得豈惟其中之樂而已其澤之流及於後人者尤多可驗公有二子曰瀚曰潮瀚即曰川天順甲申進士初仕為翰林檢討而以其官贈之今陞修撰兼司經局校書潮成化辛丑進士為中書舍人並以甲科進文行表然為士林之望諸孫亦秀雅不羣傅氏之盛葢自公蓄之

此所以為可驗也因序其詩之後而及之

尚古會詩序

浙河之西人稠而力勤地沃而物衆所在聚而為市布縷菽粟以相貿易權衡度量以相較計喧呶上下之聲晝夜不絶欺詐所必至爭訟所由興其勢宜然於此而欲敦禮讓重信義規過失恤患難以復乎先王之世亦難能也哉有能之者自非好古特立不為流俗所移之人烏能倡而成此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人庶幾所謂豪傑者耶海寧之野有市曰長安鎮里人杜文昭輩十有一人當成化壬寅正月初吉始立鄉約行於里中其條凡七大抵傚藍田吕氏之法名之曰尚古會同里盛君居於京師嘉此舉之善也走士大夫告之欲詠歌其事以傳士大夫聞而亦嘉之輒為詠歌之不辭既成編復走予求序其首夫謂之古者非成周而上也乎嬴秦去周甚近宜其俗有先王之遺風然辭語德色之誚已見於賈誼之

告漢文帝者則自秦而下皆不足以當古也且古者化行於上民俗皆美其立法之詳已不可考今獨載於孟子者曰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數語尚可見之則當時所以為井田者豈徒使其出賦税以給公上之需而已誠欲其相親睦以保其恒心不至於放僻邪侈而陷於惡也此法既立民既不待自為約而已約於上矣惟約於上則凡受田之家其俗無不同者自井田之制不行約於上者已廢此民

所以自為約也歟惟自為約其俗又安得而同哉昔横渠張氏欲買田行之而未就吕氏之約則又不待乎田者顧其法廢亦久何意文昭輩復舉而行之茍使人皆倣其法俗有不美而世有不治者乎夫此十一人者為會於一鄉其事若小然實風化之所在故為序之且以堅其約使不至於遂廢也

贈周原已院判詩序

自予官於朝買宅於崇文街之東地既幽僻不類城市

頗於疎嬾為宜比歲更闢園號曰亦樂復治一二亭館與吾鄉諸君子數游其閒而李世賢亦有禄隱之園陳玉汝有半舫之齋王濟之有共月之菴周原已有傳菊之堂皆爽潔可愛而吾數人者又多清暇數日輒會舉杯相屬閒以吟詠往往入夜始散去方倡和酬酢嘯歌談辯之際可謂至樂矣獨原已或時慘然有不豫色衆怪之而予獨知之者葢原已之父菊處先生與其母閭邱孺人皆年近七十無兄弟侍養於家宜其不樂非區

區杯酒所能觧者今年適南京太醫院之人握印而原已以醫出入禁中且十年上識其為人儒者遂以御醫擢判院事原已拜命喜不能自制葢非喜於得官也南京去吳甚邇至是便道得過其家而迎其二親養之無難耳方原已念其親欲暫謀一歸省不可得豈意得此固宜其樂於是原已將行吾數人惜其去而不可留也玉汝遂斂諸詩贈之凡與原已厚者亦皆在焉予於原已有親交之好因即嘗所同游樂者書其上以授噫原已

則行矣其亦樂矣與時一讀此其亦不能忘吾數人也乎

贈施煥伯同知許州詩序

今之舉進士而得者或相與驚曰彼亦與是選耶其有不得者或又相與驚曰彼亦不與是選耶夫合數千人於場屋三試之什一取之其法可謂嚴且精矣其人得與不得宜厭乎衆而復有驚歎之者私議之所在公道之所出此固有司所不能及者也然則前之所謂與選

者有其名而無其實所得特外耳何有於内其人果榮乎後之所謂不與選者有其實而無其名所得在内矣何必於外其人果辱乎余昔兩忝校文之列自謂能得士至所失亦不少焉嘗以是媿於心若吾友施君煥伯乃有司之所深愧衆人之所尤驚者乎煥伯少游郡學遂領鄉薦自是試於春官輒不偶凡二十年於此今歲始從吏部選得同知許州𧫷即煥伯觀之謂每試不失天下士其可信乎謂盡得天下士其亦可信乎且場屋

所試特文藝耳故衆之所驚歎者亦惟在乎工拙之間若古之賓興以德行為先則未必於紙上數千言之間而知之者此又有司之所不能及者也自予為童子與煥伯游知煥伯之深者莫如予其為人簡易謙和雖不為竒絶可恠之行然其中實廉介有守欲求其過不可得者許之人尚勿易視之名實之相違文行之相負士之難論也久矣煥伯行得贈詩十二篇予為序其首歸之

中園四興詩集序

古詩人之作凡以寫其志之所之者耳或有所感遇或有所觸發或有所懷思或有所憂喜或有所美刺類此始作之故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後世固有擬古作者然往往以應人之求而已嗟夫詩可以求而作哉吾志未嘗有所之也何有於言吾言未嘗有所發也何有於詩於是其詩之出一如醫家所謂狂感譫語莫知其所之所發者也予自官於京師承

之太史氏四方之人以京師為士林而又以館閣為詞林爭有所求然率不過慶賀哀輓之作而已幸其或為貞孝節義事正吾所當詠歌者又無從覈其事之有無漫出數語應之至於中之所欲言者反為所妨而未暇於作常欲峻絕求者以力追古人而未能也費君昭齋家貧好學博聞彊記而尤工於詩平居凡有所感遇有所觸發有所懷思有所憂喜有所美刺一於詩發之詩成不復篇為之題總名曰中園四興四興者蓋倣杜子

美之秋興推而質之而曰中國則系以其號也手抄成編請予評而序之予讀未及數篇已得其心志之大畧葢昭齋惟隱居不仕得不亂其所學然耳若其造語雖若近師予家然方之今人空疎卑弱熟軟枯淡輙以盛唐自詫者殊科此又不暇論也昭齋少時嘗習程文欲取科第以見於世已而棄去賣藥城東一意古學其學之所至獨予與閭門周庚知之庚既校正其詩非予誰為之序者

永感詩後序

今禮部有登科録者所以録登進士之科之人而著其姓名以傳於世也其下則詳系其年貫字行而上及於三代於其人曰具慶則衆必以為喜至曰重慶又喜之甚也於其人曰嚴侍慈侍則衆必以為恨至曰永感又恨之甚也夫今之士爭以得甲科為榮其所岀之存歿他人猶喜之恨之況其子孫所以喜之恨之者當何如耶成化壬辰科凡二百五十人具慶者視嚴侍慈侍固

多然重慶僅十五人而已若永感者至三十人而江寧吳君憲之其一也憲之平生既甚恨於此而士大夫知其恨者因作永感之詩慰之吏部右侍郎晉陵王公既序之矣憲之以予舊好且同年也俾序其後於是憲之以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考最得贈其父敎諭府君如其官母錢氏孺人天章爛然賁及閭里所以慰之者甚至蓋彼固有具慶者不辱而危之已幸何有於此若君之父母雖沒而被玆恩典且瞑於地下矣君可無恨然

白華之詩為美孝子而作者則不可以無序也顧王公已為之予可畧

賢科世繼圖序

成化辛丑予同考天下士得莆田林沂居魯閩之人皆曰是固積學者已而居魯登進士第出為金華推官讞獄明審民不告枉抑予方喜其學之見於行事也又三四年吏部知其名竟召為工部主事適天子新即位上疏言事者再皆切要語予又喜其學之見於論議也自

是居魯名益起凡中朝之士無不知有其人者而予亦
以昔者取士之得自幸也居魯在閩中為世家其先叔
祖諱庭芳嘗登永樂戊戌進士第至天順丁丑其父棨
繼之及成化丙戌其叔父敷繼之葢今又繼以居魯莆
田科第固盛而林氏一門其可見者如此人誰不榮之
庭芳終新會令棨按察僉事敷韶州守二世三人循良
謇諤之名至今播在鄉里而居魯之賢實似其前人則
人所以榮之者非榮其科第也榮其賢耳然而復有為

賢科世繼圖者居魯乃以求序於予噫言科第於莆田譬如較斤削於宋魯之地所産皆良無足貴者若其累世仕宦之美不可以不書而居魯則予所親見者乃頗詳之居魯今將分司浙江仕路方進尚其慎之以為科第增重俾後人得以嗣承於無窮則所以可書者又自今始也

家藏集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家藏集卷四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賈　鈇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録監生臣儲夏書

家藏集卷四十二

明　吴寛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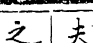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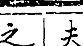
序一十二首

丁未會試録後序

皇明有天下百二十年於兹文教所及無間遐邇士懐負才美以幸際盛世益自磨濯以興於是舉於鄉而來會試禮部者翕然咸集上命文學重臣充考試官而濫

及臣寬既竭其駑鈍以從事則卷冊浩穰動盈几案不可勝校竊歎士之操筆能為文者若是其多信乎世之久治也然昔嘗怪宋蘇洵以文妙天下顧於當時之文若不足其曰盛者夫文載乎道道因文而疑不因文而散而洵之言若此豈不以世之所尚者文則所立有大於此者將分其力奪其志及其弊也不幾為浮華之言乎夫浮華之言蕩然無益於世其體裁類俳足以惑人是以君子患之今日所取士豈亦有是乎盍言與理俱

勝取之理勝於言取之若夫言勝於理固所謂浮華者不能取也然世亦有善於為言疑若近於理者一時亦可以欺有司要之終身不可掩焉今天子仁明剛健圖治方切頃因羣吏述職特敕銓曹嚴黜陟之典以治行責成其下甚至聖意所向昭然可識葢以文取士其立法然耳其終以是望於天下乎是科得士三百五十人擇其文得二十篇刻之葢自知舉貢而下諸執事之名氏皆在為會試録將獻諸朝臣愧無以塞責敢謹序其

事於後

贈工部員外郎胡公致仕序

昔漢文帝登虎圈善嗇夫代尉對禽獸簿甚悉欲超遷之張釋之謂周勃張相如皆稱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効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耶文帝乃止夫文帝為漢賢君猶以口辯為能他尚何望哉然當是時嗇夫亦幸不用耳用則或至於僨事如主父偃江充買捐之楊興之流槪可見已若勃相如為漢名臣已不必論

他如周昌石建亦似其為人其忠直孝謹足以補乎朝廷而風乎郡國是豈嗇夫所能及者噫惟嗇夫之見賢於人此後世不以才智外見者爭指為迂濶遲鈍而不能用用必多浮薄喜事之人而國家忠厚敦樸之風衰矣予同年胡公彥超少而明經淹滯場屋者二十餘年既登進士第佪翔郎署者又十餘年今歲始得從大夫之列命下數日即上章以老疾請所以求去者甚切大臣特知公文學而留之而公不顧也既得請數日即治

裝歸其鄉且曰吾惟不能見幾至於今日來者可追吾已悟之矣噫公何進之遲而退之速也如此方今朝廷清明天下平治公卿大夫以仕惟其時由弱冠至於白首偃然不以歸老為意公何獨求異於人而去耶以其心為有愧耶則公之督治於事皆集而能知其弊以其心為有畏耶則公之操持於法已守而能免其過所不能者其亦在乎言語步趨之間應對奔走之末而已矣故能者進而不能者退亦勢之所必至者此予雖愛公

之深而亦不敢留公也公出浙東大族所居曰青陽其地甚勝山溪環合可以登臨中有良田可以耕穫而族之子弟又多好學可以敎育其樂且不可一二計與世之罷則無所於歸者不類此又不必留公者凡同年致其事而去者僅見公一人予固欲去而未能者因公之別也能無一言贈之

崑山葉氏族譜序

族譜之作謂不忍忘其祖耶則推而至於百世之遠可

也然或無所據則茫昧而不可信其亦從其近者泝而上之至於不可信乃已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此豈特故國為然有家者使文獻不足其亦有所據乎周之末沈諸梁封於葉因以為氏後凡氏葉者必祖之若吾崑山之葉獨不知出於此耶自漢唐以來葉之顯者亦多又獨不知出於此耶故贈吏部左侍郎春之作譜則斷自五世祖秀實府君始其上固不

知也則鈌之數年其子文莊公蒐輯遺蹟復推至於宋刑部侍郎逵其上亦不知也則鈌之又數年公之弟與謙訪於松江之族得石本焉葢始於光禄少卿參自以為出於刑部之上也至考之舊譜則光禄為刑部之少子自刑部而下世系尤明遺像咸具且秀實府君舊亡其名今始得之而與謙甚恨其凡之不及見也既輯成三巨編而葉氏族譜於是始備乃來京師持示予請序予受而閲之歎曰何其有據而可信也此豈非文獻之

足乎葢嘗論譜之作固在乎世系之明而尤待於子孫之賢賢則不忘本雖遠猶知重之不賢雖父母兄弟且不知重况其遠者乎故雖有可據亦往往棄而不省葉氏之先賢者固多若夫文莊公之賢則近代之所少者其好古博雅於故家舊族猶惓惓焉又况其先世耶然公無恙時每以譜之未備不能承其先志爲恨至是猶幸其弟之賢竟克成此此葉氏之後人宜寶而傳之以無忘其功者也昔予初在翰林公嘗以秀實府君事實

見示欲予題之自愧淺陋不敢執筆豈意公沒後乃序是編蓋雖與謙之請而亦公之遺意也故卒書之而不敢辭

南安傅氏族譜序

户部主事傅君時舉既仕於朝去其家數年以其族大且遠甚懼後人無以知其所出之原所别之派也寓書於其叔父孔亮伯凡耀宗請譜之譜既成則奉以請予序之蓋傅之先為光州固始人在唐有諱實者仕至咸

武軍節度使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廣明間避亂入閩家於泉之東郊而閩始有傅氏僕射生八子析居僊游連江長泰而南安則長子左侍禁之所居也其後當宋子孫最盛凡擢科第登仕宦者不間一再世至故元稍晦入國朝復有以文行從有司薦起者至時舉遂登甲科為司徒屬以振其族人而其族復盛矣自僕射至時舉得十七世悉列於譜中凡行第名諱與夫娶某氏仕某官葬某地知則載之否則缺之若其行實見於家

傳著於墓銘修於郡志者亦皆附於後其法視歐蘇氏雖不合然一展閱則數世以來父子兄弟前俯後仰左提右挈藹然如聚於一堂之工所以使其嗣續興孝友之心不以塗人相視者非此編之助也乎時舉又言吾傅氏雖派別不同范文正公云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蓋僊游之派特盛其譜可考惟吾南安已有散居他里如坎井倉前者況其遠者乎固有知肇慶不還如侍禁公六世孫倘之後吾既訪而得之若

連江長泰不相通者已久今幸以公事得便道過之而躬訪焉他日又將合諸派以為譜而吾之願始畢矣予厚其意嘉其事遂書為序以賛其成云

贈都憲孔公詩序

後世以文武分而為二久矣故逢掖之士業詩書習禮樂茫乎不知兵事者皆是然所謂兵事亦非張弓馳馬以賈勇角技於戰陳之際夫亦運籌建策足以制勝而禦侮耳士既不事乎此及一旦有事顏色萎薾往往為

介胄者之所嗤笑或者以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子有軍旅未學之對不知孔子此言葢有為而發獨不見其為魯司寇時却萊人以兵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其嘗學軍旅足可證矣世之為通儒者莫不以孔子為法而況為其後裔者乎今廵撫貴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孔公實出闕里其先在元季有游學江南者遭亂止於姑蘇遂為蘇人公自為諸生以文稱里中及登甲科為守令皆在嶺南適其地當寇盜殘破之餘公能以威制服羣

蠻而以信義結之卒使其黨俯首聽從不敢違令遂完其城郭聚其人民而復其郡縣如故公名既起自是擢居落泉凡其地用兵公輒往赴而亂者即定朝廷浸知公才可大用乃有都御史之命蓋公至是所統益廣任益重而名益盛如都勻黑苗方叛以知公在即相解散已而羣蠻愈向化而朝廷遂無西南之憂公於是禁戢官吏休養士卒政治既優乃務興文教先時士人每三年大比輒附試雲南公因建請特設科塲如他省例事

雖未及施行而論者知邊徼之無警而武備之有暇矣公初拜都憲時鄉人之仕於朝者喜公之大用也多為詩贈之予與公為同里而相知實深不可無言以序乃為書其首方今聖天子在位臣下有勞於外者皆得召還然未有如公勞之甚而久者則公豈久居於外其將益展布以毗於一人而施及於四夷乎吾特書此俟之

潛齋詩集序

昔在永樂間文治既興人才振迅爭欲出為世用文學

吏事蔚然可觀至於書藝醫術亦極一時之選盖文皇帝在位造就作興以遺後聖無窮之用者也當是時吾吳中則有沈以潛先生以文學之良傳醫術之妙初居京師稠人中已有儒醫稱然上未甚知名也一日太醫院判蔣用文病上遣使問之曰卿即死孰可代者用文以以潛對即日自醫士擢御醫時朝廷方慎名器俄以潛得此人以為榮遇後没楊文貞公誌其墓實載其事以潛有四子曰寅賓宇宙能世其醫不絕宙有子復以

儒顯其伯仲曰杰曰焘相繼登甲科杰守歸德有善政

召授京秩而焘且績學翰林為庶吉士嘗相與謀刻其

大父著述以傳顧徒得其詩數十首而已葢以潛為學

長於詩初有稿號潛齋集後忽散逸而此數十篇則錄

之人家者其平生得意之作尚多有也沈氏兄弟既以

為恨視此益重之曰吾大父之言可以少而不傳乎使

更訪求之安知其不積累而多乎乃終刻之而請予序

其首以俟云

舊文稿序

寬年十一入鄉校習科舉業稍長有知識竊疑塲屋之文排比牽合格律篇同之使人筆勢拘縶不得馳騖以肆其所欲言私心不喜時幸先君好購書始得文選讀之知古人乃自有文及讀史記漢書與唐宋諸家集益知古文乃自有人意頗屬之適與諸生一再試郡中偶皆前列輒自滿曰吾足以取科第矣益屬意古作然既業爲舉子勢不得脫然棄去坐是牽制學皆不成故累

舉於鄉即與有司意忤雖平生知友未免咎予之迂予則自信益固方取向之文選及史漢唐宋之文益讀之研究其立言之意修詞之法不復與年少者爭進取於場屋間未幾當大比之歳提學憲臣有知予者乃強遣之不意名在鄉解又四年試春官皆不見黜尋登進士第又四年不幸遭先君之喪而歸既免喪理舊篋得亂稿三四編葢自壬辰歳以前二十年間所為文也當時自媿其詞之拙陋而毀棄者甚多此特偶存者耳欲悉

楚之不忍因重錄而類序之嗟乎予之好黄子厚之好而朱子之所不好者也錄此不覺赧然

恩榮圖詩序

古者天子之使羣臣自治民行師以至修土功交鄰國之類皆勞事也惟念其勞有宴以相聚會於以樂其心而通其情今見於鹿鳴諸詩是已後世賓興之舉既非古若至隋唐以來士之出於進士科者徒以制策奉對得通於天子天子固未嘗識其人也而其人亦未嘗有

一事之勞也輒有宴焉益重其科如此然未有如皇朝之尤重者也乃傳臚之明日即賜宴於禮部仍命武臣之尊者一人主其席而廷試執事之臣自讀卷以下皆預大官供饌教坊作樂以侑號其宴曰恩榮益重其事又如此雖然豈故為是繁縟之禮哉必有意焉無錫陳君文美自為舉子時已有聲鄉邑成化辛丑試於春闈既捷及廷試遂登名第二甲獲賜進士出身既偕同年飲宴如制他日復請善繪事者寫宴歸之圖時自觀覽

圖成乞予序其上夫市人以一飯與人必有所望焉非徒與也而受一飯者亦必有所報焉非徒受也况宴重事而况朝廷之宴之重者乎故重其事則望於人亦重葢所以警動其心使之自盡焉耳今文美為地官屬已三年惓惓焉惟恐一日之曠其職乃復作此圖以示不忘其知所重者歟其知所以報工者歟其亦可謂有意者歟若曰是宴之賜也常事也醉飽嬉游漠然不加之意雖市人之所不為而謂文美為之乎其或知所以重

止於誇耀閭里之人以為一時之光榮而謂文美又為之乎此予皆知其必不然者故序之

贈孟御史序

凡天下不問邊徼荒遠之地雖庸夫孺子語及朝廷之官莫不知有御史者御史之名可謂著矣朝廷設六部以分掌庶事不相侵越惟御史按行天下自官吏鹽課學校軍政刑獄水利皆得以治或非所治者亦得以論其得失陳其利病御史之職可謂重矣是以古之能舉

其職者人主多褒奬之雖以言觸犯亦優容之以其有益於國者多故耳咸寧孟君世傑早從其叔父成都同知良璧受學學成取科第始仕為桐鄉令循良之政嘗見於旌異之典已而吏部知其才可居内臺也奏請於上召為御史初奉命廵按畿内風聲凜然盜賊斂蹟及出按蘇松等府憲體益振官吏畏服盜不敢月獄訟無稱寃者今年君以考績書最蒙賜敕進階榮及其父母妻室如制於是其同官文君天爵來請言為贈予未暇

復及丈君出按河南而馬君良玉申請不已噫區區不文之言何忍爲君吝哉葢予蘇人實知君往歲所以振憲體者大率詳明平恕以盡下情不倚勢作威而已自後如君之賢者固多否則直以鞭朴嚴峻之法以臨田里脆耎之民使之無訟亦何難者是可慨也君既非其人推此以治他事必無不治者彼天下知有其官而不知有其人者何限如君雖使後世知有其人豈特今日而已耶故書以贈之

西涯遠意録序

西涯學士遺方石侍講詩十三首書六通為一卷而詩則與蕭文明李士常潘時用聯句為多總題曰西涯遠意録者葢其意倡於西涯且出其筆也初成化間方石以内艱去服滿不起即所居緦山之下結屋讀書有終焉林壑之志故西涯所遺書自道契濶外惓惓焉趣之出及方石志不可回言不即復其後遂有果哉之歎葢以義處人如此自是凡十年為弘治改元國史既嚴有

司奉詔旨入總山敦勸上道方石始來蓋其計慮之審動以其時卒能以義自處君子益重之夫市朝之上爭名競勢之徒相擠相陷惟恐不及固不足為二公語然其得罪於二公者可勝言哉凡西涯筆札之妙人多得之而方石以同年故相契尤厚所得殊多不下數百紙此特家居時出於浮沉之餘者目寬從二公後已久竊覩是卷有出處之義在非常時贈遺者比乃書而識之

後同聲集序

館閣日長史事多暇方石西涯二公凡所會晤游賞與夫感歎懐憶餽遺悉發之詩今見卷中者西涯特録已作而方石則有聯句在焉總五十首號後同聲集葢往時二公同在翰林詩已成卷陳愧齋太常嘗以同聲集號之此則二公竝以家艱先後終制從修實録之命復聚於翰林相與倡和者故以後云予嘗觀古詩人莫盛於唐其間如元白韓孟皮陸生同其時各相為偶固其人才之敵亦惟其心之合耳合則其言同同則其聲自

有不得不同者然君子小人莫不有聲其聲之同亦各以其類二公平生以道義相重志節相高非特以詞章相勝者故發之於詩和平深遠覽之可誦誦之可聽譬之樂則如鳧氏之鍾薄厚適宜侈弇中度自然無石播柞鬱之病其爲聲也真同所謂金聲乎予之鄙陋固不足以識其妙然以是論之亦可謂聞樂知德者乎方石以翰林侍講初擢南京國子祭酒欲别去持此示予曰願有序則漫應之竟不予舍也

贈王刑部歸省詩序

黄巖王君存敬官於刑部者數年其父和州公與其母安人皆老於家而大父南耕翁則益老矣其叔父某因作詩寄之有若得來看百歲祖何妨遲作十年官之句存敬捧而嘆曰此弼夙昔之願也弼豈棄兩世之老而戀一官之榮者顧例未得歸耳乃去歲之夏俄有詔下凡朝臣去家六年許省其親衆方為存敬喜而存敬適奉旨往治齊獄及是事畢還朝始克遂願詩老王古直

其鄉人也與陳一夔副郎乃即其叔父詩分十四韻歛詩贈之其間或一韻疊至二三首者葢存敬之才操非特見於治獄而已其詩名在士林籍甚人爭願為文字交且其一家重慶世所難得而承詔榮歸用以寓乎歎羨者亦有在焉王在宋已多顯官今居黃巖山中一姓凡千餘家皆隱於農而所居險阻人蹟罕通大抵類武陵桃源自存敬之先四世徙居邑中子孫復出而仕存敬之歸也又將訪之而兼盡乎睦族之義吾聞之古直

云

家藏集卷四十一

家藏集卷四十二

明 吳寛 撰

序一十二首

賀監察御史徐君序

福建道監察御史徐君時中之官於朝也謹重廉正名聲卓然皆曰徐君真古所謂才御史者於是任滿三年都察院自院長而下考其績惟稱至吏部亦然皆有詞

以褒美之其同官相與舉酒賀君復走予請文序其事予與君為同年進士不可謂不知君者既許諾益既久始克為之然君為人之賢亦以久而益信夫自今天子嗣登寶位聖政日新固不可勝紀然其大而要者在聽言而已故天下之遠雖艸茅賤士莫不有章疏以達於九重之上其可採者雖苛細之事未嘗不下羣臣議而行之而況為言官者乎夫進言補闕固愛君者之心而盡言招過亦非事君者之體故古之人尤致謹於此而

不敢易者若唐陽城為諫議大夫七年始論裴延齡誣陷陸贄事城固奇士亦必待久而後言者葢不欲易其言而瀆告之也其後延齡卒不至相位人謂城之力居多是以言不易出出則上之人必曰彼未嘗言也今言之必其言之當行也無弗聽者雖然其人不能平心以處事正已以格物而徒嘵嘵然以強聒於下欲上之聽亦難者何也其身不誠自不能感動乎人也吾嘗觀君於事之大者既與同列取而論之天子信用無不施行

曰彼苛細之事人能言之吾固可免也葢其老成持重如此自是君惟不言言則欲弗聽不可得也若君嘗按行畿內清軍政而人不稱寃治文案而吏不敢欺遇事即為不任智數又不必書者君之先為浙東人今居貴州其既考最蒙恩進階而贈其先府君如其官母陳氏號孺人而封其配夏氏如其母云

雨菴宗譜序

言禪者必祖達磨自達磨至於秀于能而其友已分又

自能而後爲曹洞雲門法眼溈仰臨濟諸宗而其名遂立葢聞之其徒云爾夫人一也則心亦一也禪學者明吾心而已今分支立名以自别如此豈所謂殊途而同歸者耶雖然南北相訾反戾鬬狠其道遂隱如昔人所論者其流獘亦不少也諸宗遠者至十八傳而絶近者六七傳而絶惟臨濟久而獨傳於天下在國朝宣德正統間有高僧曰祖淵江西人也自閩之雪峯寺召至授官至僧録司右善世一時恩寵既加四方之人因其嘗

所居地稱之曰雪峯禪師而不名裹糧相從爭願出門下其徒既盛於是師製二十字使世為名復自别其派既化去後人世居僧録其尤能擴其教者曰故善世道堅古心古心之徒益盛其尤知名者曰今善世戒璇大章大章住隆福寺有年矣朝廷屢遣中貴人即其廬修佛事而勲戚卿士又多與之往還承奉應酬之勞殆無虛日章疏書札裁治精捷則又出其徒定徽手也徽喜讀儒書而詞翰俱妙有前人風當其少暇閉戶焚香筆

墨左右矻矻不休久之成巨編則奉其師之命所修雨菴宗譜也雨菴為雪峯禪師別號其譜自雨菴而上泝焉為總圖遠者畧也如族之有祖也自雨菴而下沿焉為譜圖近者詳也如族之有父子兄弟也一展閱間上下數十世分合傳受粲然無遺譜成乞予序其首葢自諸宗既絕今所傳者同出於臨濟所不同者特有講與教而已門戶判然又不可混大章師徒何慮而必為此噫諸宗不同出於達磨乎其為此者亦慮夫合而復分

如所謂相訾者乎相訾而道復隱此譜之所以作也乎抑又有說焉今祝髮受度出於雨菴者不可勝數其人散在四方久而不知有相視為塗人者其亦使考而同同而不散乎然則後人有能續而修之雖百世可考也而況今日哉是譜也自朝廷恩典至於詩文書札皆系而書其所題曰雨菴宗譜吾知此而已故特序之

伊氏重修族譜序

伊氏自沭陽徙吳中歲久遂為著姓其居城西之通波

坊吾幼猶及見其盛也家喜藏書多延接郡中儒流正統初有曰侃字士剛者更擢甲科給事禁中一時賓容登其門者不絕未幾士剛卒而家遂落吾嘗疑伊氏何遽至此已而其族在南京者曰秉字德載再擢甲科為司寇屬出僉四川按察司事吾始信伊氏復有人也德載之高祖子文府君嘗修族譜上及七世而止至於今日殆餘百年族人益繁而散處益遠德載乃奉其尊人紹方之命推考諸泒各為世次而重修焉其法以居吳

中及遷臨濠者為姑蘇鳳陽派以遷兩京者為金陵金臺派又以居南京而被旌表者為金陵旌表派派各有圖而總列小傳於後紹方父子為此其亦有深意也乎夫自國初倣漢徙閭右之制謫發天下之人又用以填實京師至永樂間復多從駕北遷當是時蘇人以富庶被謫發者葢數倍於他郡久之惟無譜可考子孫漠然不知其所從出子文伊氏始遷之祖也故為是懼而汲汲焉創之幸而有若紹方父子之賢復汲汲焉續之於

是其族始合終分源委不紊覽之雖數世以前千里之外若同居一堂之上昭穆以序親疏以明此豈非伊氏之幸哉抑是譜非得子文創之於前竊恐今日亦不知所從出然則後人有欲復修是譜者則紹方父子獨不為異日之子文哉紹方年老受封不忘本始數來吳中買田築室將復振起其族非特修譜而已德載為人廉謹有文重念鄉里之舊與予相好特甚間以考績至持其譜請序故書以還之

賀監察御史陳君考最序

弘治三年監察御史陳君瑞卿奉命廵按山東憲節既至一道肅然自藩臬而下咸相戒奉法不敢怠忽君乃獎循吏除奸民至於平寃扶弱悉見奏疏及歲滿將代復建白六事曰重守令以固國本曰申律例以飭武臣曰慎刑獄以全民命曰禁刁訟以厚人倫曰專委任以便稽考曰散儲蓄以濟缺之凡數千言所以裨益治道者甚切上悉嘉納令所司施行士大夫皆曰陳君真識

政體者即超遷而用之可也聞者謂然初君為御史三年考最蒙恩進階及贈封其父母若妻制敕下頒光賁閭里諸僚友若今王大理邦鎮而下嘗請文為賀會予有史事且君有山東之行不果及是還朝其僚友復以為請予能已於言耶蓋今之有言責者必曰御史故有所不知知無不言有所不言言無不盡此其職也古之所謂才御史者不外乎此夫論事易識事難事有本有末得其本則其末自舉而民惟邦本又本之大者也然

民亦豈能自治必得守令治之則守令又民之本也雖然守令豈夫人能為之哉今之制御史代還必察其人書而上於當道及三載述職當道者多據以黜陟之噫是法也唐虞之世必待九載而行者也當是時人才之盛固有所謂九德者矣亦有六德三德者焉有六德則是三德未備也有三德則是六德未備也人才之生其難如此必至於其德一不可取然後黜之亦必至於九載如鯀之績用弗成其明驗也而何後世之率易耶此

君所以首及之必言取人之法而不以遂棄其人為言蓋曰往者已無及亦惟謹之於始而已此所謂知政體者若夫禁刁訟一說尤切時弊蓋非特為小民言者所以還忠厚之風革浮薄之俗以助今日清明之治者其在於此乎陳氏之先為揚之高郵人以武功官太原者累世至君始業儒登成化壬辰進士第去歲庚戌其子澍復繼之而陳氏遂以儒顯君初知嘉興武邑二縣廉明剛果多惠政可書召為御史兩巡畿內輒著才名非

特山東而已予忝與君同年相知實深故於賀禮之舉也終不能已於言云

新安吴氏累世遺象序

新安多大族若吴氏其一也吴之先出泰伯以國為氏吴者固莫盛於吴而新安亦吴地其盛為宜有名常以世經字者見予於京師曰常之先出於吴而家於新安之南溪自有家以來譜牒具存若自宋運幹府君而下至吾先人斯榮處士凡九世則世數不遠畫象亦存

常之兄弟恐其久而或失也裝為巨册藏之又恐後人之閲之者徒得其形似無以知其事行之畧復各為小傳於後惟其前未有序之者已而出其族人雲南參議文盛手書以示文盛予之同年葢託以請序之說也夫畫象之作記禮者所不及昔之大儒所不取然予竊以為孝子之情無所不至故其親沒而祭之也無所不思與其思之孰若取其象閲之宛然如見之乎夫此亦生而識其父者耳世固有幼失怙恃而不識者必問其形

似於所識之人又孰若取其象閱之宛然如見之乎故此雖不出於禮不取於人而無害於為孝亦可以為思成追遠之一助也今世經藏此與其兄弟及其羣從不獨見其一世上而三世又上而九世皆得見之能不慰其無窮之思也乎因書以酬其意俾與譜牒謹藏之勿失

周氏立後序

惟周之得氏久矣其先本出周平王子別封於汝以國

為氏或以為赧王之後黜於民間因氏焉歷漢魏晉唐以來子孫散處天下代有名人若吳中周氏尤多有自鄢陵從宋南渡仕為拱衛司兵馬鈐轄使守嘉定者因家於吳鈐轄生一子曰副尉某副尉生一子曰元平江路醫學錄子華學錄生五子其長曰江陰醫學教授觀光教授生四子其長曰平江路醫學正繼周學正生四子其長曰國朝光澤縣儒學訓導瑾訓導生四子其長曰太醫院醫士文威醫士生四子其長曰處士宗器處

士生二子其長曰封南京太醫院判菊處先生尚正菊處生一子曰南京太醫院判庚庚字原已賢而有文用醫而仕顧於先世娶安人陳氏生一女繼安人顧氏皆無子盎自副尉至原已凡九世世為長房而原已獨鮮兄弟且以無子為憂初為御醫時其從父尚義以吉府良醫致仕與其二子良方同居京師良娶王氏生三子其季始周歲原已殊愛之曰吾無子此獨非吾子乎乃弘治己酉二月原已病卧官舍其子壻陳鍵自吳中往

視顧謂之曰吾即不起必以良之子為後口授以書俾謹識之不忘原已既沒鍵扶柩還以治命咨於菊處與其配閤邱安人菊處曰吾與尚義為同祖兄弟以其子之子為吾子後於昭穆實宜會族弟行人秉臣出使還朝乃以其事託焉尚義父子初未即從秉臣曰此禮也亦制也且原已之意也其何可違竟從之秉臣遂即私第設醴祀告先世祀畢集族人及素與原已厚者若予與今李祭酒世賢陳大理玉汝徐武選仲山王諭德濟

之同飲因命其子曰繹盍取相續不絕之義酒半秉臣起告予曰茲事繫吾周氏甚重既勞長者爰助敢請序以文使繹長而有知庶知所重以承宗祀濟世德至於永久予曰諾於是繹生六歲矣蒔處使家僮春來迎之曰吾夫婦既老幸及見吾孫也歲二月尚義之配丁孺人乃保抱之行而秉臣以前說申請予故書其事以歸周氏而必述世系於前者見原已為周氏宗子理不可絕絕而思繼之雖他人皆宜盡力況其同族如秉臣者

乎葢自後世風教不行有諱為人後而忘其所出者或非所當後而強後之以利其所有者是皆紊禮背制取譏於世若繹當為人後而無所強於禮無紊也於制無背也於家法不廢於世系可明也君子必有取於斯也故序之

容溪詩集序

成化間稱才御史有貴溪姚君仲遠後僉陜西按察司事而没没之日家具蕭然所以遺其子者獨有書數百

卷并所作詩數十篇而已葢君少好吟詠自舉進士京師有金臺藁為御史時有栢臺藁出廵於外有行臺藁及在陜西有外臺藁皆藏於家至是其子文灝會粹成編總名之曰容溪詩集容溪者君所自號也間以刻本相示而乞予序之君嘗廵吳中其廉介髙亢予時頗知之然不知君能詩也觀於此編既得詩人之體且其詞氣嚴厲而憤世感事之意時復發見若利劒出匣鋒鋩差差見之凜然不敢狎視正如其為人故曰在心為志

發言為詩謂詩非心聲也哉顧君蚤世其為言止於此而不及究其所至且其才不盡見於用而所傳者亦止於此知君者益深惜之君初游太學與故諭德劉景元善景元為人亦所謂廉介高亢者也故特相契合而叙君平生於墓石者甚詳今附於集後其亦詩之槩乎君有七子而文灝獨仕其字秀夫嘗試禮部予得其文奇之今以刑部主事調判常州益賢且文有先其家世者也

抱璞南歸詩序

左諭德四明楊君惟立初以成化乙酉浙省冠鄉解再試禮部不偶居都下日與四方名士講業號麗澤會期必取進士乃已衆亦推讓君以為惟立豈久在人後者及壬辰之試所得多麗澤之士而君顧復不偶衆皆愧焉餘不在榜中者亦藉君以自解是秋八月君念太安人在堂東裝即還於是社友以詩贈之者十四人聯為巨卷題曰抱璞南歸詩時欲求予序其首不果後六年

戊戌禮部及廷試君竟在高等遂入翰林轉春坊文行老成與其凡故文懿公頡頏館閣而予獲與相好甚慰久而益篤君間出詩卷示予道疇昔之意予不能違也竊惟世之人與其等輩小有得失以為形蹟不同往往失其初好其死生貴賤交情反覆非特如翟公署其門者至於場屋爭名之地殆有甚焉得者自以為足而生驕矜之心失者自以不足而出忌疾之語風俗淺薄使人感傷覩於此卷投贈諄切至於累篇豈特見諸君

之賢得免乎議而君受而藏之若護奇物則君之賢不尤見乎然則所謂麗澤者獨在於文藝之間乎自壬辰至今二十三年十四人者存沒顯晦已不能同乃疏其名字官邑使楊氏子孫他日有所考以敦世契云任彦常吉甫南京人福建僉事致仕簡顯齋道新喻人終進士張祥思履吉水人終南寧知府周軫公載莆田人今山東鹽運使潘璋栗夫金華人終陝西副使李孟暘時雍睢州人今廣西布政使楊榮時秀餘姚人終工部員

外郎達毅士弘丹徒人終南京刑部郎中司馬亞通伯山陰人福建副使邵賢用之宜興人今雲南僉事陳洵匯之錢塘人終曹州知州劉傳師正嘉定人終泉州知府徐洪公溥蕭山人終刑部員外郎白鉞秉德南宮人今翰林編修弘治癸丑六月丁亥序

贈進士秦君序

弘治七年十二月八日寛聞先太宜人之喪將歸守制工念寛為春宮舊學之臣特敕有司治葬以榮其親事

下工部於是尚書劉公等遵奉惟謹而擇其屬往督之得臨海秦君從簡益從簡以省元初登進士第觀政部中士大夫皆曰秦君賢士此行必有可觀者及至吳以部符下府知府史侯等遵奉益謹乃吳城西二十里南横山之麓先塋在焉太宜人當祔葬於是遂即其地以八年四月八日興工則木石既具工役畢集君躬督其事調度有法人不知勞凡所搆造無不如制工成一旦山水秀發林墟改觀恩光赫然下賁泉壤啟殯之日觀

者萬計蓋朝廷優邺之典而君調度之功有不可誣者君為人既有才幹而清謹謙約執禮如諸生吳中士大夫稱其賢者益多而歎服之以為不可及皆曰君之來也承上恩旨其事固重然特小試其才耳自兹還朝任用之地無不宜者相率為詩以贈而禮部主事楊君君謙既序其首矣斬然衰絰之人非惟不當言亦不必言也顧朝廷之恩不敢忽而君之勞不敢忘故敢以不文之言卒犯非禮之議亦情之所不能自已者也

吳冢遺文序

吳中人物之盛在漢唐以前遠矣自宋以來其人歷歷可數若其冢墓所在過者猶能指而道之其銘誌埋沒土中者固不可見至顯刻於外者多斷裂磨滅不可覽誦雖近世猶然況百年之上而益遠者乎是以鄉邦後學欲尚論前輩者茫無所據嘗竊病焉夫人之德學功業務盡其所當為者固不汲汲為傳遠之名然學士大夫之所撰述則必期其傳而至於埋沒斷裂使其人德

學功業晦而不章且并其出處生卒亦不可考是不獨其子孫之恨而已幸其搨本或鈔録之副藏於人家者猶可搜訪一二於是鄉貢進士都君元敬得數十篇將刻之曰託於石者有時而亡惟刻於木而摹印焉庶可久也葢凡其文見於學士大夫集中而行於世者皆不在故題曰吳冢遺文而請於予曰願有序也故書之

樵樂存藁序

湖州自昔稱山水清遠人之産其地者多以文雅相尚

其亦鍾山水之秀而然乎宜所謂清遠者亦有所助乎蓋言詩之盛者必以唐爲首若輞川之有王右丞香山之有白太傅浣溪之有杜子美樊川之有杜牧之其尤著者也是故市廛之塵埃孰比乎煙霞之勝閭巷之人蹟不若乎泉石之佳發乎興致蕩乎胸懷景美而意自奇蹟爽而趣自妙不期乎詩而詩隨之吾固嘗觀之矣長興吳氏世居呂蒙山之下號衣冠舊族四方之人以其所居之得其地也稱其氏者必以山配之然所以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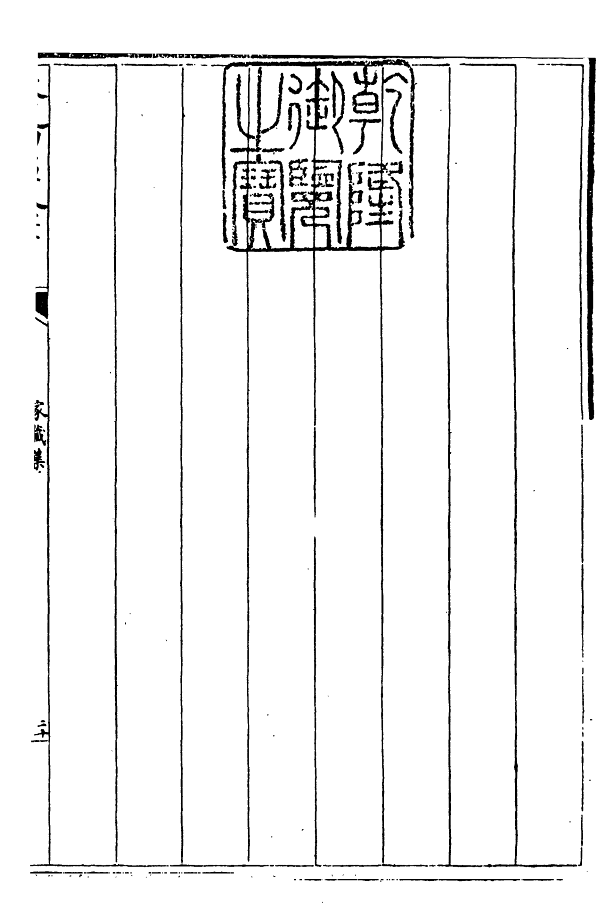
之者他固不必論亦惟以其科第仕宦之世繼耳雖然此亦足以盡吳氏之美乎盍自青霞處士以詩鳴於國初今浙中所傳林霏集是也其季遺夫隱君早承詩學以其凡遺芳既仕於外退然家庭間奉親之際口輙吟哦以此樂而終身發於篇章和平閒雅皆可諷誦顧其平生為詩頗多藁率棄去今所存者特數十篇隱君既以壽終諸子保藏手澤不敢失墜蓋五十年於此而諸子者亦皆下世矣至是其孫瓛與其弟珍琉等謀刻諸

木期與所謂林霏者並行於世扁舟入吳奉以請序惟隱君之葬楊文定公實表其墓其發揚潛德至矣末獨謂其望弁山矚霅川耳目所及形之歌詠熙然自得人莫能窺其際也君子以為知言予故取而書之隱君諱疇遺夫字也以號樵樂故題其集曰樵樂存藁自隱君既沒山水如故而子孫益繁隱顯雖異皆能為詩蓋有所受也亦有所助也此吳氏之所以稱於人也

公餘韻語序

士大夫以政事為職者率早作入朝奏對畢或特有事則聚議於庭退即諸署率其屬以治公務胥吏左右持章疏抱簿書以次進雖寒暑風雨不爽當其紛冗往往不知隹晨令節之已過也葢勤於政事如此又何暇於文詞之習哉予自翰林承乏吏部以舊習未忘欲復事此而興致索然執筆輙廢或終日不能成章每以自笑他日同官鄆城侶公示予一巨帙題曰公餘韻語則皆士大夫投贈之作而以政事為職者居多豈諸公之優

於其職能肆其餘力以及此耶抑亦公之雅嗜吟詠尤篤於交游而能致此也覽之復以自愧夫詩以言志志之所至必形於言古人於此未有弃之者故雖衰周之人從役於外而詩猶可誦況生於今之盛世者乎盍退食自公宣其抑鬱寫其勤苦達其志之所至亦人情之所必然者至於紀朝廷宴賜之盛儀志國家祀戎之大事粲然卷中亦無不備後有讀之者信其為治世之音也公俾序其首敢忘其蹇陋為強書之


乾隆御覽之寶

家藏集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家藏集卷四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賈鉞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錄監生臣儲旻書

謄錄監生臣郭履元

家藏集卷四十二

明 吳寬 撰

序一十二首

送少師徐公致仕還鄉序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宜興徐公今歲以老疾上休致之請天子難其去諭留者再其後請益懇始允之仍賜之敕以序公之賢而君臣之義於

是為盡噫公之去可謂榮矣近世大臣之去有如公之去者乎當公得旨之日公卿大夫相與追論公之平生咨嗟之聲相聞而不絕雖閭巷小民亦然蓋為天下惜而非為乎私也既不能留則自館閣臺省與夫門生鄉里爭走文章鉅公家求言贈公以張其事至於郎署庶官則為歌詩所以稱頌乎公者連卷累冊至數十篇噫公之去可謂榮矣近世大臣之去有如公之去者乎豈惟近世為然古亦有如公之去者乎蓋嘗觀於昌黎韓

子送楊少尹序以漢二疏年老辭位去供張祖道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旁觀者歎息其賢班史既載其事後世復圖其蹟以楊侯之去丞相愛惜白以為郡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謂二疏未必有是事蓋所以誇楊侯之盛也噫使昌黎生於今日見公之事又當作何語耶且楊侯為少尹特不絕其祿耳今天子念公既詔馳驛以行而俾官屬護送之且令有司厚給月廩而歲有隸人以供役焉聖眷未

已又官其一子俾世其禄焉然猶未已復遣中官持白金寶鏹與夫襲衣往賜於其第葢其盛如此古亦有如公之去者乎於是諸勲戚若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張公而下以與公同朝久享公之德亦皆惜公去而不能留者具圖與詩以贈則又兼疏揚之事而有之顧來請予一言予言何足為公重哉聊序公所以盛者而歸之

盛氏重修族譜序

惟盛氏在吳中為大族子孫散居郡邑多以醫為業當

皇明永樂間見用於朝若太醫院御醫啓東叔大二先生尤著者其次亦多為郡邑醫官至於業儒而出往往為名進士仕於内外者不絶故人指為衣冠家子少則交其族人獲聞其家世之畧以為出宋參知政事文肅公度文肅顯于當時功業在史傳世稱名臣豈所謂本深而末茂者歟盛氏之彦曰用陽嘗以手修族譜請序於予而自序其家世以示則益得其詳焉葢其先唐末有諱瑺者初居虞城後仕吴越為餘杭令始家於浙歷

四世曰京登宋真宗朝進士官至工部侍郎文肅公則其從弟也文肅生集賢校理中甫中甫生知宿州仲南仲南卒葬於汴子孫又家焉仲南生中和中和生瑄再世為司諫瑄生岫授宣義郎當靖康之難與其父扈蹕南渡通判平江府退居吳江儒林里而盛氏始為吳人後四世曰益乃遷居郡中益生忠元為江浙醫學提舉司提領五世而絶季子宗仁生寓翁而醫復傳寓翁生景華在國初就賢良辟獲參大議不仕而歸啓東則其

長子也其家世之可考者葢如此夫人莫不有所出而知其所出者則少固其子孫漸微無所於考亦其人不為之考故耳夫不為之考則其所出不過得於傳聞傳聞之言止於三五世可也能至於數世皆能歷歷道其名字乎況能道其事行者乎此譜之所當作不可緩者用陽為此懼而矻矻乎忘其紀載之勞自本而支衍而別之如序昭穆於宗廟之閒秩然不亂其盛氏之良史哉葢其譜初修於其先曰錢塘縣尉存誠其先君子汝

德繼修之既四十年而族人益繁用陽於此爲置之豈惟使後人莫考其先而已將使家乘斷鈌而繼志之道衰矣然則用陽其盛氏之賢子孫哉用陽業儒而精於醫居市中而隱德甚著其名暄號師省於餘杭府君爲十九世云

容菴集序

鄉校閭士人以舉子業爲事或爲古文詞衆輒非笑之曰是妨其業矣噫彼蓋不知其資於塲屋者多也故爲

古文詞而不治經學於理也必闗為舉子業而不習古作於文也不揚二者適相為用者也鄉貢進士謝君少游郡學即好古文詞既取鄉貢不幸未仕而卒幸其子昞及其二孫雍睦能承其家嘗痛其父祖早世而無所傳搜篋中得遺文數篇將刻之以自懈盎君沒於景泰初至今已五十年吳中舉子何啻數百人其間登高科躋貴仕以功名顯者固有之餘子皆寂然無聞而謝君為當時所不好者獨傳於人不知君者讀之猶知有其

人而若不死者則古文詞之為用豈特資於場屋而已
睦方為邑學弟子介其友陳維祐持君遺文來請一言
予不及識君竊歎君所傳者止此使更活數十年其成
就當如何哉聊書以還之君諱會字惟貞吾長洲人以
號容菴故名其集云

經筵侍班倡和詩序

國朝經筵之設實自英宗皇帝之初其制以儒臣二人
進講必以給事中監察御史各二人侍班今天子之八

年為弘治乙卯又三年戊午吾鄉朱憲副天昭實以御史嘗預其事天昭以其先曾大父三畏公在洪武中事高皇帝給事戶科侍奉天門說書有詩乃以舊韻追次二首以紀其榮士林傳和成什渢渢乎其盛也惟朱氏出自睢陽自宋歷元累世業儒而仕入國朝得三畏公三傳為天昭並以文行列於侍從獲覲聖學於視朝之餘信可謂榮矣是宜詠歌相續而傳和之盛也夫講學之事在臺諫得預為榮若在翰林特常事耳今天昭之

子希周弱冠登高科遂入翰林執經講學在上左右有不必紀其事者夫惟以常事不紀吾見朱氏之榮所以為不可及也歟予不及識三畏公而與天昭父子厚善喜朱氏三世之有人也敬羡而書之

越溪盧氏族譜序

族譜之當作固也若世次之遠審而可信族人之蕃混而或遺必作之使近且少焉雖士大夫不以為意葢以為其族易知不必作爾孰知數世之後近者遠少者蕃

後人欲作之則已無及矣此君子之所深慮而必惓惓於斯者吾郡有盧氏世居越來溪之上有諱士誠者欲作族譜未果而卒其子綱居鄉業醫恐墜先志竟成之顧其譜自其身泝而上之特五世曰青州通判吉始自青州而上有為臨安令者雖見於家乘以其父早孤不知世次遂不敢載其慎重如此可謂不失之誣矣綱有子曰雍修謹好學往年予家居持所業來見已嘉之及是具書以其父所修族譜請題其首由今日觀之盧氏

世次之近族人之少此譜不作可也由雍以後子孫曰蕃支分派别欲考而知此譜非其權輿歟盧氏在唐為望族名位有極顯者使他人必祖之而伯常於近世不可考尚闕而不書況遠者乎所謂其事核者豈特作史也哉吾是以題之弘治己未八月望日

送南京吏部尚書秦公詩序

自昔有國者多備兩京之制然非鑾輿所在特設留守而已未有如當代之盛者葢自永樂間鼎遷於兹諸署

在南京者視國初並設如故至官有多寡則繫於事之繁簡非以南北之分有所輕重之也彼安於除命與乞便其私者固多其人或自以為輕重者其中往往不懌若置之外郡然豈以違遠闕庭不得近天子之光耶或以遷擢不同為言竊恐知其人之淺而賢者固不如是也蓋仕而能盡吾職展吾才雖四裔之遠莫非可居之鄉況周之豐鎬漢之灞滻地美物衆如古所稱佳麗地者乎不然豈若汲長孺之薄淮陽乎則今之南京又非

淮陽一郡可比人豈當薄哉或曰蕭望之亦名臣也俾守外郡則不願人亦效望之耳夫望之不願守郡以欲立朝居諫諍之職也今南京諫諍之職固在且當不諱之朝言路大闢凡食禄者皆得以建白而不拘於有言責者乎竊恐知其人之淺而賢者固不如是也吏部右侍郎秦公出舒城故族以天順丁丑登甲科至今四十餘年涉歴中外政績茂著而清恪恭謹有前輩風今歲南京吏部尚書倪公奉旨還兵部有參贊機務之寄大

臣合詞舉公擬代天子知公賢可當斯任即可其奏公感激擇日以行寮長宮傅屠公重其去賦詩贈之諸公皆和之屠公謂寬當有序夫南京髙皇帝建國之地也吏部尚書髙皇帝建官之制也誥詞具在昭如日星惟欲鑒别人才公於推舉以充任用耳葢視其事之繁簡而序其官秩者今日銓曹之常例也因其人之賢能而無拘於資格者又今日詔旨之殊恩也有若人焉凡為官長者皆得以奏薦其屬況掌銓曹之事者乎南京去

此雖三千里而遠一疏疾馳越旬可至天子方側席以待屠公得如詔旨斟酌舉用公可不留意乎寬幸承乏忝佐其事於公之行也以事無大於此者故一言之

啓事餘情序

吏部所掌不一而以銓選為重其制見於高皇帝所定職掌傳之累朝遵行不廢然選有急選有常選急選多止數十人不過具疏奏請而已常選率二月一舉行則至數百人其儀天子視朝畢退就便坐尚書偕左右侍

郎及吏科都給事中升階進奏奏已天子特命光祿供酒饌仍命中貴一人視疏所具疏入尚書以下及文選官屬出次闕左旁舍候得旨乃啓疏填榜揭示於衆其大畧如此其事可謂重矣顧此數百人者雖出於先時之所論定然品秩司署繁冗紛雜而欲取具於半日之間或稽校稍不審未有不舛謬者今四明屠公以都察院左都御史進拜尚書自弘治丙辰二月掌選臨事優裕事無弗治且以餘力每選檢韻書次第拈三字為韻

賦絶句一首與同事者更倡迭和積成巨卷取晉山公語題曰啓事餘情閒俾予序予從公後凡二歲餘見公才長而思敏精力尤過人忽遽中往往得句如常時自媿疲駑遲鈍章多不成竊嘗嘆服不已而又何序之有比予蒙恩再入翰林公務清簡念公之意不可久違也乃卒序之昔在春秋之世列卿宴會必命賦詩以覩志君子即其所向而斷其所就無少爽者況銓選固所謂重事乎聖主側席有招俫之心羣士彈冠有登庸之望

使撫一語以寫之得不為趙文韓宣子輩之所譏乎閱是卷者毋曰寂寥乎短章不足以備詠歌之數即其言察其志將必有所得者詩凡若干首自丙辰訖己未之作皆在後有所得當别為卷藏之公名溥字朝宗以尚書加太子太傅曰鍾為侶公大器曰民悦為秦公崇化曰瀚為林公亨大皆侍郎侶公今擢右都御史秦公南京吏部尚書曰源為季君本清曰砿為魏君秉德皆都給事中本清終太常寺少卿予為吴寛原博以侍郎今

兼翰林院學士云弘治十二年冬十二月上日序

石田稾序

詩以窮而工歐陽子之言世以為至矣予則以為窮者其身阨必其言悲則所謂工者特工於悲耳故嘗竊以為窮而工者不若隱而工者之為工也葢隱者忘情於朝市之工甘心於山林之下日以耕釣為生琴書為務陶然以醉翛然以游不知冠冕為何制鐘鼎為何物且有浮雲富貴之意又何窮云是以發于吟詠不清婉而

和平則高亢而超絶求之唐人若陸魯望是已今其詩具在予嘗讀而愛之魯望吳人也吳之詩自魯望首倡盛於宋尤莫盛於元然其人多生於季世身雖隱其時則窮則其詩亦悲而已予嘗讀而傷之入皇朝來偃兵息民天下向治及承平日久人情煕煕士之求仕者爭治經義取科第而出若相埒有沈氏顧獨好隱葢自緦菴徵士已有詩名於江南二子貞吉恒吉繼之至吾友啓南資更秀穎雖得於父祖之教自能接乎宋元之派

以上遡乎魯望且其宅居江湖間不減甫里之勝賔客滿坐尊俎常設談笑之際落筆成篇隨物賦形緣情敘事古今諸體各臻其妙溪風渚月谷靄岫雲形蹟若空姿態倏變玩之而愈佳攬之而無盡所謂清婉和平髙亢超絶者兼有之故其名大播不特江南而已予少居鄉亦喜為詩辱相倡和方自愧於松陵之襲美而其子雲鴻乃欲得予序其石田藁者予何以為序也噫聖俞既仕而得乎窮名啟南不出而全乎隱節其詩之工一

也而悲樂則殊覽者當自得之居南詩餘發為圖繪妙逼古人或謂掩其詩名而卒不能掩也今年七十餘詩思益發數日輒成什予雖不能窺其際又安得而盡讀之耶

使東贈别詩序

弘治十二年七月闕里災守臣遣人馳奏天子惻然思所以慰安先師孔子者内出祝詞擇儒臣往祭而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海虞李公世賢實承命以

行士大夫爭賦詩送之而鄉人之仕於朝者則自成什於是太常馬公宗勉委予序其首予讀其詩所以致疑於天人之際者深矣惟昔孔子過宋令弟子習禮於大樹之下桓魋惡而伐之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蓋天之厚於聖人如此及漢魯共王欲壞孔子宅以為宮室上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止人之尊乎聖人又如此然則今者召災之故天耶人耶吾何從而致詰耶公博學多識明乎劉向之說獨不能識此耶雖然是

不必致疑亦不必致詰天子追崇正道宸衷靡寧公惟將使指修祀事以達九重之誠而已惡庸知其他

尚書嚴公流芳錄序

漢承秦後高帝與民約法三章既除其苛政及所用人皆重厚長者以革其澆風廸天下不能户曉惟示以意向則人自化之考之當時如周勃曹參張相如數輩及其後石慶父子皆在顯位而嗇夫喋喋利口者竟不得用漢之所以治安者非更化用人之力乎自漢以後興

者必乗極敝之後尚論其治質而近古皆莫漢若葢歴二十年而皇明興則元政之苛雖不及秦至于君臣上下彝倫攸斁又未嘗不明於此及其季世強臣跋扈弑逆禍作遂至於亡我太祖受天明命肇修人紀思有以變舊俗一時列於庶位者其間智巧而喜事者初或見容旋復斥去其憸佞奸頑之徒必殄絶之不使妨吾政令故一時信任莫非所謂重厚長者往往拔於田野之間置之廟堂之上尊寵峻擢不論資序其人設有過誤

又必委曲保全而下及其家人皆知上意而翕然改行淳風既回而天下大治矣求其人若兵部尚書唐公鐸國子祭酒宋公訥春坊庶子鄭公濟光祿卿徐公興祖可數者自後則又若工部尚書嚴公震直尤所信任特被恩眷者也公湖之烏程人世力田為舊族洪武初設糧長郡縣推擇得公每歲率先輸糧鄉民素感公德恐後期累公無逋負者時方徵富民出仕號稅戶人材上察公樸直勤事召至授布政司參議而留治通政司事

累遷工部尚書俄以公過降監察御史欲歷試以練其才遠使者再事皆稱旨及所建白皆見施行遂擢都察院右都御史其屬復犯公過引以自責復降御史未幾仍拜工部尚書凡公貶秩則恩眷愈重而公奉職益謹卒能全其身完其家蓄其子孫以至於今蓋歷百餘年鄉里稱仕宦家必以嚴氏為冠公之平生大畧載於國史郡志其詳見於鄭庶子王教授所為記可考至是公之曾孫思南府推官績慮公事行湮晦奉家錄二帙入

京諫於今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閔公將刻木以傳葢太保公嚴氏外孫也為編次為六卷名流芳錄乃卒之來請序寛生與公鄰郡幼則閭鄉人多談公事至稱其家必曰嚴府葢重之也顧惟後生寡學恐為公辱而何以為言哉是編凡公居官屢蒙恩旨直述於前不敢潤色恐失實也次則公象賛及記序碑銘等文而以南遊集終焉集則録公奉使安南時敕旨并與其國往復書於前而紀行詩則使廣西者俱在公喜為詩稿多不存存

者特此又以見公有德有文而漢吏亦有所不及云

壬戌會試録序

自國初來見於着令三歲一行必於歲首者曰朝覲曰科舉而已朝覲即古所謂述職當其時天下有司咸集於京師察其政績而黜陟之為吏部事科舉今所謂會試當其時天下士子咸集於京師考其文詞而取舍之為禮部事皇上御天下之十五年為弘治壬戌之春朝覲事畢次及科舉禮部尚書臣傅瀚等工疏言故事會

試當用知貢舉官臣瀚與左侍郎臣張昇右侍郎臣焦芳各以事不預請簡其人以充於是吏部右侍郎臣王鏊特奉命攝其事臣寛適承之翰林則命俻侍讀學士臣劉機充考試官其同考試官為侍讀臣白鉞修撰臣朱希周臣倫文叙編修臣羅欽順臣陳瀾臣葉德臣豐熈臣劉龍檢討臣劉瑞都給事中臣屈伸給事中臣徐忱員外郎臣張天爵主事臣楊子器臣冐鸞監試為御史臣張綸臣余本實餘自提調以下各執其事於是士

自舉於鄉合累科來試者及先是從乙榜分教於外限年許復試者總三千七百餘人論經量地取之必均然亦未敢專也則具數奏請聖裁已定始按卷啓封列其名氏而榜示之又擇程文刻之臣寛謹序其事蓋臣觀於今日士至數千可謂多矣及所取士止於三百其數不及什一亦可謂精矣精則皆其人而無不得者春秋癸卯之會四命曰取士必得彼所謂得特伯者之佐耳卓然天朝稽古建官惟賢惟能始克任用其盛與三代

並稱何五伯功利之徒之足云耶然自古之賔興法廢

舍德與行惟於藝而考之文詞亦藝也出於心思而著

為手蹟猶夫言也惟於言而取乃可疑焉蓋昔孔子嘗

使門人言志矣他日則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

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及觀其行矣又曰察

其所安以孔子之聖其於人也既聽其言必觀其行既

觀其行又必察其所安乃已今之取士徒據紙上數千

言能合乎理通乎政務而文采可誦以為能盡其人可

乎仰惟皇祖立法萬世常行而於科舉一事悉罷前代詩賦諸科必以明經為本端其習尚已為近古至廷試復賜之策問以觀其志既第其人則授以官授以官則試以事試以事則考其績其在外服而來朝者又使各述所職以察之是故取之於前者雖據乎文詞考之於後者必本乎政績實與古敷言試功之意同則其人亦何所掩哉惟今歲當述職之餘上特詔吏部進退人才必考驗其實以為勸懲繼自今凡入官有異等者必蒙

宴賚以榮之且將超遷以顯用之否則黜絶之殆無所容又與古慶讓之意同臣寛幸從史官後敢特書聖政於會試録首以示士子且以播之天下也

慈溪姚氏家乘序

浙東稱舊族有慈溪姚氏其先為越州人在宋曰嗣宗者仕慶歴間為潯州守再世曰溱始遷慈溪自宋歴元至於國朝族人益蕃故廣東參政堂其裔孫也考其先可知者工至十五世為族譜譜成殆四十年於此其從

子廣西僉事鏌續修之又下及三世曰譜則備矣惟先世自元國子助教登孫而下文詞多散失幸見於板刻行世者猶存一二至自宋以來名公文詞為先世作者亦多存焉别為集以次於譜之後若近世所受累朝誥敕尤有光於家世者則謹錄其文以冠於集之首總名之曰家乘以參政公守蘇時予猶為諸生而其子鄉貢進士鉌舊嘗同學之故來以序請夫自魏晉以來人重門地延至於唐山東諸族往往以婚姻相陵或舍其鄉

里而妄稱或棄其祖宗而他附其獘至此夫古之得姓必始於聖賢及諸侯大夫後雖别而為氏自非若漢唐賜姓以亂之特有盛衰嗣絶之分耳故有得姓之家必有受姓之祖其理曉然如姚之得姓本出於舜越中尚名其邑其後子孫散處天下而曰思廉曰元崇尤顯於唐為當時名臣今皆不之祖斷自潯州府君始所謂據其可知者其派的而正其事核而明足以傳信於家雖其人不甚暴著然處者有隱節而多行義出者盡官守

而多材能其由科第為儒官者不但能立師道又多擅
文名於一時若參政公更登甲科為廉吏吳人至今稱
之今僉事君繼起又賢而有文須以禮部副郎推擢憲
臣提學將以經學指授一方為朝廷作成人材後之人
自足以祖之夫家乘一家之史也僉事君作而成編其
有功於姚氏甚大是宜序而及之

家藏集卷四十三